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湯安泰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仁民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論河北差夫狀曰臣奉勅差送伴北朝人使過北京竊聞朝旨令恩兾深瀛洺州乾寧永靜軍等處脩河夫役於寒食後下手輿議紛然以為非便臣獨念自古借力於民必在農隙河上差夫亦

積有年未甞不於寒食前放罷者惟緩急救護堤岸即不拘時候豈有每年常事故害農時且二三月間正是農忙之際若雇人充役必有數倍之費況又春晚或多雨水則人夫費力亦數倍尋常兼自來民間得預買紬絹錢以了春夫今直至寒食後㸃集則紬絹錢使費已盡又須生利取債數州之民轉見不易況元初擘畫别無利病只以天寒地凍為言今天幸不寒地已不凍伏望朝廷體察寔無事生害茍不以臣為狂妄乞早賜施

行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吕公著上奏曰臣竊惟祖宗承五季之亂撫有天下其間法度草創固亦未盡及古至於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則漢唐之盛無以加也是以有國百年民心欣戴雖凶年飢歲流離至死而無有背叛之心者良以仁心厚德深足以固結其心唯是月日既久事或有獘此陛下所以臨朝奮然思欲懲革然而施設措置未得其術纔及一二未

事頗已咈戾衆心是以內外乖離人人危懼竊以祖宗以來所以深得人心者艱難積累固非一日今豈可以一二末事輕失其人心人心一搖未易復收後雖有善政亦難行矣況上下危疑之際難安易動此臣所以為寒心也伏望陛下仰思先烈俯察物情凡所施為務在仁厚無致近薄以斂衆怨則人心悅而天意從矣

右司諫蘇轍再乞放積欠狀曰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

令資産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
聖旨節文令户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
勘欠户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
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
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户部開具欠户見今抵當
物力此事不在户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户部取之州縣
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絶救民之急不
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

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恵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徳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歳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致失所别致生事

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天下之理苟惟無心則雖匹夫之愚可以與知苟惟有蔽則雖聰明之士不能無惑焉言民則必欲愛之不能愛之則為不仁言利則必欲遠之

不能遠之則為非義此其為說非有可攻也而今之言理財朘削刻剥及民之肌膚而民至於無以事父母育妻子然猶曰未也理固當如此臣以為陛下動心改為之否也夫改為之始事或有過與不及今真損益以適厥中之時也惟陛下裁幸之

韓維乞罷保馬保甲劄子曰臣比因進對曾具奏陳乞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寛訓練之程蓋為保馬保甲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市

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
買昔時一馬直三二十千者今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
有已時愁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築垣為塲號為
團教一丁在官訓習又須一丁供送飯食家闕耕作身
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持兵器習為
擊刺之事豈不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羣盜掠
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漸亦作過侵暴良民
州縣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則更易措置誠不可緩

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臣非謂
民兵遂不可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以勝天地可不務乎
伏望留神聖慮詳酌施行
維出提舉嵩山崇福宫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
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欝則思
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
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

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石介上言曰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虚矣國家名號矣空虚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

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吕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禄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思未已故光武乗之中興武氏禄山朱泚思明宗

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强諸侯之位大臣之埶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禄山諸侯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

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黄巢奸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黄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奸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

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君輕盖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纔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岩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

價以為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為利而以益民為利復鹽法如故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鍔商度岩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榷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為利不知商賈將為民間復增賣價以為害也

岩叟任右司諫又乞安集保甲破產人户狀曰臣蒙聖

恩許就寒食假中展墳於河陰道過官城縣之孫張村有耆老爲臣言本村鄉七十餘戶今所存者二十八家而已皆自保甲起教後來銷減至此當時人人急於逃避其家薄産或委而不顧聽任官收或賤以與人自甘客作今雖荷至恩得免冬教而業已破蕩無田可歸不知朝廷知百姓此等事否臣旣聞之不可不以告陛下且恐府界三路若此類者甚多伏望詔諭執政大臣令講畫所以安集之方使離散之民早得其所以稱陛下

惠愛之心

哲宗元祐初知户部三司使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榷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丹盜販不已若榷則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邉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

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北京

時司馬光乞罷散青苗錢白劄子曰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穀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能提舉官時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

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徧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倉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契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

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黄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功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功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不過四十萬貫前戸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

為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恠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輒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輒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

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爲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

三年二月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論差役不便劄子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燠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

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憃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獘而諫官韓川深詆

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没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吕公著安燾吕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争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戸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

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
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
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須至轉雇慣習
人尤為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
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
肆青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
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歳因誤
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為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

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慄待罪之至

五年二月軾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上奏曰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内出手詔兩道其畧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

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
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
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
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
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
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廷
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
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斂怨而了無

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勑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籍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燭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敕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

尚書戸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産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戸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讙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沿文

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恵澤蓋與無同臣即看詳元
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
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它業不免與官
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産召保立限增價出息
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
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
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巧為文詞致許
人户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

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入添價

收買方人戶在係槩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

業田土豈復自能為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

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

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

有何不同聖恩寛大特為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

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閡妄

意分别若果如申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憂

恤元初恃頑狡獪與官為競之民却被恵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人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産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為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

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尚書戶部狀據提點

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元豐

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

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

令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

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

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

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準省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追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惟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為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

之疾苦依然尚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葢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奸以市賄賂故欠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即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

省止是節畧元奏為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
送納非為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
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
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
文如委是貧乏即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
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
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
曾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縁

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司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户户行遣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買囑隣里尚復多方指摘以肆規求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九户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五十六户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户已圓而申禀監司及有一户二户旋申省部如此反覆多方留難即五年之久未足為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瘖寐不忘恵澤之

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鉤察官吏亦恬不為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奸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恵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言自足矣盖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奸吏無措意也所有元豐四

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

施行

一伏見熈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

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

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既已

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

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為小民諠譁羣

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為文致誘導

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
或借它人産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
件指揮以來以産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
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
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遣之離業又自收其租利
中間以至係縲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産俱亡十
餘年閒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
二十九戶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

百四戶歳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勑酒務留當産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一體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事同一體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它盖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

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户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令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寛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内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

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冀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為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閒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茍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閒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

貧民下户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勑諸處見欠鹽麴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包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絶雖係元請官本況内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㫖並特除放懽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

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弃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為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

年退賣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寛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包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孫忠志在愛君別無情

奬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當必是巧為駮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如天降甘雨為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為痛惜而況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縁而為奸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

幸甚臣愚惷少慮言語麤踈干犯天威伏俟斧鑕
七年二月軾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狀奏曰臣聞之孔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
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
聖臨御八年于兹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
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
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隂求其所
以皆曰方今民荷寛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

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户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竝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

無所得綏之則為奸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寛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

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憐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閒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

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令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賖然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賖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

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覔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此虧欠兩税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知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

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屛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戸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

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内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任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任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元祐五年四月給事中范祖禹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

劉子曰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亡歿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曹佾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毀拆屋舍經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蓋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它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歿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司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

假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
小民知恩
哲宗時右僕射范純仁奏陳青苗等法疏曰臣今月初
五日上殿奏事蒙聖慈面賜詢問臣有奏對未盡事理
令合再具敷陳蒙聖問先朝青苗等法臣對以先朝愛
民之意本如父母愛子而立法付之亂媪若亂媪苟欲
應法而無愛心則赤子必生它患吏為王安石立法非
是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尤為民害尋聞悳音謂當

時不須立賞臣以奏陳它事未暇詳對今合子細敷陳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拘文徇迹苟且應命意通則隨事便民宣布實惠今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遠處嬰兒若不教乳媼愛子之心而特為立乳哺燥溼藥餌之節而使行則乳媼將不問兒之大小肥瘦虛實之異及臨時飢渇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夭横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哉不若選擇乳媼

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飢渴燥溼隨事得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便適而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為立徭役補助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彼將不問俗之同異民之好惡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守法强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鑿井之樂增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意哉盖拘以文法之害也況天下親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能合於民

而不顧身之得失上官之喜怒肯盡已心而行者百無一矣如何使朝廷恩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臣乳媪之喻而選舉監司守令教之以愛民之意則將有實恵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其青苗等法若當時雖不立賞不免擾民故元祐初朝廷聞而更之至今人以為便

元祐八年十二月右僕射范純仁丐外上面諭吕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卿其為朕留之亦遣

中使趣純仁歸府又遣中使趣純仁入見純仁既入見上此奏先是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名奏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除因不敢與聞遂故爭避位大防不寤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畏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制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自是悉召用熈豐舊人實畏發之焉

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聖人以一身之尊而立乎

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欣戴悅服傳至數百年而猶不忘者其道果安在哉德澤之流行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如雨露之無不潤澤窮幽極遠盡其纖微皆得以綏安煦育而莫之遺被賜懷惠之人淪浹於肌膚而著藏於骨髓故也惠澤者順從所欲而拂去其所不欲焉耳彼惡於貧而吾濟之以富彼畏於死而吾援之以生彼困於勞而吾休之以逸彼苦於虐而吾撫之以寛此其所以結乎民心而使之不忘

之具也然而能極盡幽微而莫之遺者是必詳衆人之所略重衆人之所輕而後能焉若曰略其所略而輕其所輕則天下烏有不遺者哉鰥寡孤獨者衆人之所略也而文王發政則必先之豈非天民之窮猶蒙其恵則六州之俗皆歸其仁歟匹夫匹婦者衆人之所輕也而有不被堯舜之澤則伊尹以為已推而納之溝豈非一夫猶被其澤則比屋之衆皆享其利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書曰先王子恵困窮皆所以不遺幽遠而能

極盡之也陛下寛恵慈恕愛人恤物無愧堯舜之用心而天下之民或濫於刑或斃於不粒或困於重賦或窮於積逋使憂愁怨嗟之聲未息而和氣無以感召者盖恵澤有所遺而未能盡故也非國家恵澤之不廣大盖羣臣失職而不能宣導之也羣臣之不能宣導者詳其顯而略其隱也重所後而輕所先也上仁之則下賊也上通之則下塞也上厚之則下刻也知斷刑之可以懲奸而不察囹牢之寃也知實廪可以足食而不恤餓夫

之殍也知取民之有制而不思凶荒之所宜救也知豐財之爲富而不哀逋負之所當釋也法律明著如權衡之不可欺郡縣之獄使者將命而按覈已論之罪則考正於理官詳覆於刑部而又審於從臣詔書數下申飭留繫罪罰有疑詳從奏讞盖防民之寃負也而獄吏不能盡曲直則文致其罪以求合於法法吏不復辨真偽則從而處之罪成於文而刑麗於罪雖按覈詳審之勤亦無及矣此天下之民或死於濫刑也按壽昌之舊謹

觀諸歲秉有餘而斂俟不足而散以便農民而常持其平民田不幸而歸于公者歲取其租以備水旱而廣朝廷之恵盖慮民之捐瘠也而有司懵於遠慮吝如已積指下熟之年為上歲以遏郡之聞白舉昔日之糴計今日之估責以毋損於公利餓殍滿野而倉廩不知發道殣相望而饘粥不謀救此天下之民有斃於不粒也天災間作穡事不登凡以告者為除其賦且著之令甲示不可慢盖憂民之流亡也而郡縣之吏憚於興事惡聞

凶年壅下情而不上達租庸之臣以掊刻為勞而務足
歲課霜雹大隕旱蝗相仍五穀之收無毫毛矣而輸入
之數十猶七八此天下之民有困於重賦也赦令布告
凡逋負之不欺者一切蠲去蓋寛民之貧窶也而郡縣
以聞則有司網羅疑似索求鏬缺幸其少與法戾而復
峻督責之令及乎委弃溝壑而勢不可得乃鞭笞子孫
縲械鄰里而猶有望焉此天下之民有窮於積逋也嗟
夫天子仁聖如此而生民之受弊乃如此九重高拱安

得而知乎爲人父母固不忍默視其然也雖然臣竊謂亦有警勸之術以坐制萬里之外而使之皆被其賜焉時察其端而加之懲責則警矣利得以專而事爲之倡則勸矣祖宗之德深可憲也疑龍士元之奸而終辨其罪則天下之寃獄孰敢不察乎蚴登州吏不以飢饉聞而命發粟以貸則凶歲之餓夫孰敢不恤乎臣故曰時察其端而加之懲責則警矣淳化之詔民田旱甚者蠲租不俟報則除賦之令孰敢不舉乎咸平之政閲逋籍

脫繫囚而以內帑金錢償其家則釋負之赦孰敢不行乎臣故曰利得以專而事為之倡則勸矣用祖宗警勸之術而施國家之德澤於天下則生民無有不懷者此陛下嗣政之先務而天下未之見也

陶又奏曰凡國家之財用與民之衣食一出於農農者天下之大本王治之所貴不可使之失職也古者方天下之田而授之民一夫一婦所得百畝自六鄉六遂以及諸侯之國人皆有田以耕故無富貧之異溝洫以導

水泉之利廬舍以安田野之居雞豚狗彘桑茹瓜菓凡可養生之具莫不備至故耕者不闕其用春耕夏耨不失其時田畯之官出入畎畝以勸勉慰勞其勤故無曠土宅不毛田不墾則又為屋粟里布之罰以懲其怠惰故無游民用之不過三日故不困於役取之不過什一故不傷於財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備水旱故無流亡此先王制土處民之大畧王道之基始也自阡陌之興法度大壞其流散漫於千載之後而不可復收舉今天

下生民之困而唯農爲甚世之議者深探本原而力欲救之故其說有二焉或曰古之有田者自耕而食皆爲天子之農今天下之田大半歸於兼幷而貧人不能占以爲業天下之自耕而食爲天子之農者十無二三耕而食於富人而爲之農者蓋七八矣耕富人之田而食之則歲時勞苦之所得見奪於兼幷而無憾雖自耕其田而爲生之具又多仰給於富人則亦不免其見奪是以貧者常罹不足之害富者常享有餘之利夫欲人人

皆有可耕之地而貧窮得以自養則莫若限吏民名田無過若干要以十年使歸吾法向之多占者必有少損之漸今之富彊者無復多占之理則貧人可取其餘以自耕不分其利於富人而遂為已有庶幾農之可富也

或曰守宰之職在導民務本而安其生者也今乃略於農事而以為末故田疇不闢而未加勸導之意水利久廢而未究脩講之術賦役煩重而不能均一民人流徙而無以招懷此農夫之所以重困也莫若以耕桑為守

宰勸課之法責之以勉勵田作之功與廣灌漑之利平均征役而撫集逋逃則為稱職庶幾農之可安也臣愚以為此二說者皆利於農而施設之先後則必始於限名田而終於責守宰何者今農人之弊蓋貧者無田以耕與其有田而寡少者皆不足以自養而仰給於人是以富强獨專其利而已受其病雖得賢守宰以臨郡縣又安能使利不專於富强而不足自養者無患於貧哉故臣謂必先限田而後責守宰也然臣又聞立法以救

獎法之不行則如不立任官以撫民官之不擇則如不任此二者朝廷之宜深究也夫所謂吏民占田者乾興中嘗採議臣之言而限之今復舉而載於法令示天下不可輙犯也然以四海之廣而未聞過制被坐者豈人皆畏法而不敢過歟蓋吏不奉法而未之懲吏不奉法而不懲民之過制而不坐則天下之田安得而限哉夫所謂耕桑勸課者乃前世循吏之能事國家亦嘗求之羣臣矣名官以勸農殿最以戶口賜之日歷以書其功

過而率多農田之説是也然而仕路紛濁郡邑之政輙輕付授使妄人得容其閒而為民之蟊賊則勸課之職何以舉哉苟非申必行之法任必擇之官則天下之農未見少蒙其利也

陶又奏曰甚矣斯民之不聊也生長治安之時可以舒遲閒暇樂其生矣而萬事窘遽常若逢兵寇之難苟戴仁恵之主可以休養生息遂其宜矣而衆心惶惶常若罹暴戾之政無水旱凶荒之災衣食可足矣而不免流

亡捐棄於溝壑無疫癘薦瘥之患和聲可應矣而怨歎悲嗟不絶於口此其故非它取之過制力竭財匱而天下多困窮也耕夫織婦日夜勤勞於農桑之事田疇加闢杼車不停而粒米未嘗充飢衣褐無以卒歳者歸之賦税也賦税之緫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産而穀之品有七帛之品有十金鐵之品有五物産之品有六以四緫二十八品之别括四海之地宜詔邦國之求索則一土之毛未有不督其租也一物之生未有不輸其

利也而況舍其所有取其所無變而棓之以就羸餘之功也按籍命數輕賤其估以聚穀帛實乃橫斂而名曰市之不可以稽負也柰何斯民之不窮困非獨乎此而已也舉天下之寶貨發於山澤皆有禁蔽民不得而取盡其銖兩而入於公矣舉天下之鹺鹺急於民用而皆鬻於官恃之以為大利矣舉天下之關市商販之所通百物之所易皆有征筭爭計毫釐而繩之以刑矣舉天下之酒榷科憲峻密歲課羨長而不知止矣斂求棓聚

之術徧滿四海不遺巨細如大網之張萬目觸而過者皆投其中奈何斯民之不困窮也國家之及乎此亦非好利矣經用太廣而調度常不足也斂求棓聚如此其急而一歲之入出無餘焉苟少緩之則何以濟矣夫歲非常善也邉境非常安也平居無事鼛入以為出惕惕然猶懼其不能濟萬一不幸有水旱兵戈之虞則又何以取給哉明主不過出内帑金幣以助計臣使之贍足而不忍重困斯民也夫内帑之盈虚較於祖宗之時臣

不知其如何矣然以地產有限國費無窮而議之亦可
遠思長慮而少為裁約也臣愚以為今之急務莫若節
經費然後可以戒聚斂能戒聚斂然後可以寛民力民
力寛則王治可望其成也國之經費有不可已者豈一
日而能節之哉蓋亦節其可已者以備其不可已者而
徐為之計耳養兵百萬戍軍以居而餽餉不可闕也萬
官之冗賢愚之並而禄廩不可省也郊見上穹慶賚至
廣而故事不可廢也河防屢溢千里衆患而積備不可

黷也勍敵狂慢戒在好戰而歲賂不可絕也此五者國家之大費天下皆知其不可已固未能一日而節之必循襲含忍而徐為之計也至于內外不急之費不會之用若掖庭稟賜燕私之盛若百工技巧冗食之衆若大臣有進爵之賞有易地之賜而又有賫賚此皆可一日而節無所憚也臣願量時制宜一切損減以蓄貨財以備五不可已之事勿競錐刀勿竭膏血以取於民勿視之如塵滓而橫賜過予勿鬻爵度僧以救凶旱則民力

無重困而國體有常尊矣臣又聞向者嘉祐之末癸酉赦令既出郡縣無以賞兵皆貸錢於民至威之以刀劔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而僅有得者陝洛之郊皆狼顧而不寧既而賜與之厚或及千萬議者有云罷賜一大臣可以不貸於數郡則用之之易可不思其取之之難乎

陶又奏曰天下方困於力役之煩而不得息肩力役之甚困者莫大於驅上農爲郡吏而役之破産竭財以斃

於涷餒此生民之積憾治世之深蠹公卿大夫之共閔而朝廷之熟聞也昔者嘗採議臣之言而著之憲令按郡邑之籍循環而役之惟先後之别而不復計其盈虚是强者或幸而弱者或不幸又從而變之為限年之制使富者不久逸而貧者不數勞天下郡縣奉以為通法而不敢輙議豈朝廷寛假之恵止於此而撫救之道無以加乎臣愚竊謂其未也今細民之家苟有數十金之産則牛羊耒耜餱糧衮褐皆可籍之於公以備役之之

費矣方其役之將至而知其費之必及於凍餒也則其心如避重誅其勢如捍巨寇奸薄巧僞悖義害教以求其不及是故母子之道絕而昆弟之情離者往往而是其甚者乃至服浮圖隷兵籍以一身自陷於非類而覬幸於斯世焉昔秦人之制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故其民富而子壯則出分貧而子壯則出贅語今之法有數十金之產而役之至於凍餒則安恠其母子昆弟不相親而身陷於非類哉朝廷方將講太平之策以

厚風俗而法有類近於秦明主愛民過於赤子欲驅之富壽而反為力役之大困亦足惜也而議者以為寬假之恵撫救之道不過如前之所謂無乃畧乎夫人之疾病而衆皆惜之者為其有所苦也得良醫而治之必能察其為疾之端而務欲去焉耳痞則調其腹心痱則強其手足然後可以就瘉有衆人恤病之心無良醫去疾之術則何救於所苦哉知役之困民而欲少寬之者其心固能恤病矣而不革其所以困之之具則終不可少

寛其力是去疾之術誠有未至也且役之能困於民者其具有三而已一曰餽輓之勞也二曰公帑之盛也三曰計會之煩也是三者為弊雖一而有公私緩急之異安可不察其原而議所以救歟所謂餽輓之勞者盖有無之相通經費之不可闕傳置所不給羨卒所不勝以義言之則不為私以用推之則不為緩雖欲愛重民力復可得哉至於公帑之盛計會之煩則舉非公家之所宜急而亦不重民力以耗於此尚何憚而不革哉舉天

下之郡國官多而兵衆者嘗已厚賜緡錢以備燕犒而又享貿易之息可取濟矣然妄人假之則不知紀極舉圖回之事付諸鄉吏而責其豐贍以媚悦權貴以要掠浮譽以過自奉養是安知力役之重困乎臣願申飭法禁以杜絶不仁之態則其獘之革盖三四矣舉天下之課入經用盈縮耗登重輕衆寡大有及於萬億小不滿於釐杪貯積盖藏最為謹密自縣而至郡自郡而至漕計而至三司上下相繩綱目相貫決不可少欺矣然而

旬月歲時必上其籍而較於有司役焉而已者至於子孫而較之末已使疲民以不貲之費而供猾吏無厭之求亦何益於事哉臣願簡其條目而罷去數上之籍凡金穀貨幣之局苟不至於趨走役任者可如近歲亭驛之職止以武吏司其出納以代上農之勞使猾吏無所覬望則其弊之革又四五矣夫二弊既革而重困之具止於一端亦庶幾去疾之漸歟

陶又奏曰昔者聖人慮民之深而恤民之至俯而視之

如父母之於赤子是故保息休養之道巨細備盡而不闕其一處之於安而又能防其危驅之於樂又能拯其憂不屋則不足以居故為之棟宇以庇風雨之患不耕則不足以食故作之耒耨以興田疇之利羽皮之不可久衣故教之組織以具裘褐毛血之不可久茹故脩火之利以供烹飪此皆為生之具亙乎萬世而不能輙易者也而立為天下國家之文理法度以嚴君臣以篤父子以正夫婦以隆禮義以申刑法使之循習畏信而底

乎大定此為治之道放乎四海而不可少亂也聖人之至於此亦可已矣而又哀其疾苦之無告而死亡之不可以考終也於是辨其金石草木之品性氣味而制其陰陽甘苦之用以治其疾恙而使之不陷於凶短截之以為書習之以為術傳之千萬年而人亦賴之與夫向之不能輙易而少亂者其利均而其功一也降及三代之盛而保息休養之道莫詳於周周之制分設六卿各率屬以舉天下之治禮樂刑政條目雜然足以致隆平

而遂萬物則又有醫師之官掌醫之政令有疾醫之職掌萬民之病分而治之書其所以而至其禄食豈非慮民之深恤民之至欲躋之壽域而無使一夫不獲哉深惟洪範九疇言天人相與之際為人君治世之大法而以五福六極列於終者盖明政教得失之驗生民幸不幸之實也五福之條有壽考康寧而六極之别有疾病短折者言格王之治可納民於福而不可歸之於極也然則生民不幸而疾病短折豈非皇極之累哉是以古

稱堯舜至治者蓋無喪子哭弟之民也嗟夫天下之民不幸而不得其死者非一也質之洪範之五福則未能敷錫驗之堯舜之至治則猶有少媿安得不講脩闕政而為驅躋之具哉蓋民之不幸而死者有四寇盜竊發疆埸未寧有亡於干戈也寃枉不伸深文抵罪有亡於刑戮也水旱間作田疇汙萊有亡於飢饉也此三者國家常察知其端而逆為之備矣誅鋤奸宄完固封畧所以息干戈之役也精覈真偽寬貸疑典所以防刑戮之

濫也當積倉廩時而散發所以禦饑饉之災也其愛民之命可謂至矣若夫協氣未效雨暘不時而有亡於疾癘者則未嘗有以為備豈不惜哉今千里之郡萬室之邑而醫無良焉愚夫道聽塗説而為民之司命以執其存亡之權民之被病者或拱手而俟死誤治而亡之者比比是也以一郡言之日誤一人焉舉天下之大而計以歲月不可勝數矣此聖人之美利有所不至而天下之和或未應也臣伏思祖宗之時嘗詔天下置博士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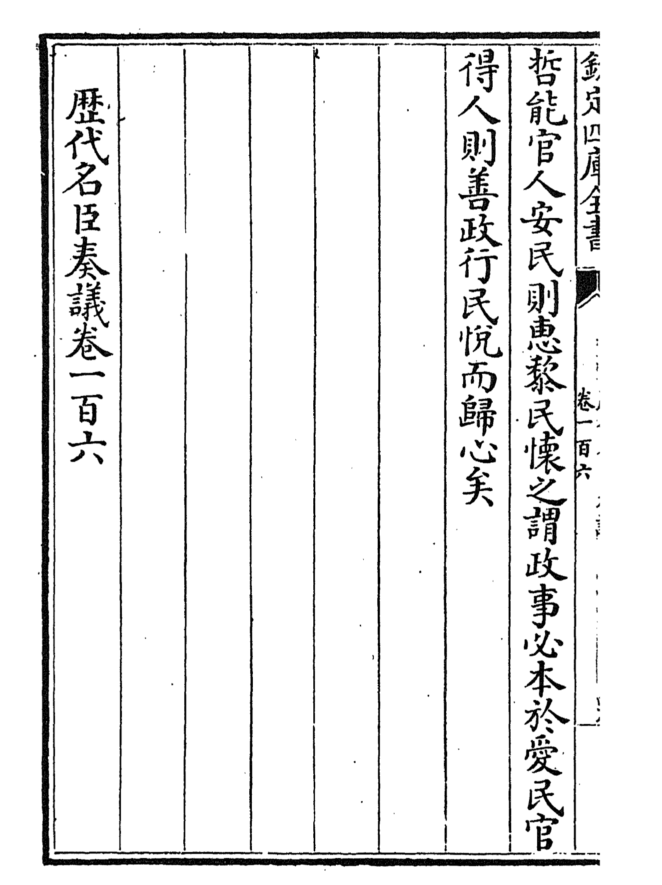
方書者誠愛民之深徳矣今乃略而不以為急使陛下之元元不能趨於壽考而未為之備竊為朝廷惜之也如臣之䇿宜博選良醫以教天下之專其術者詔天下之民有能習之則課試藝學而寛其賦役使其鄰里鄉閭之人可以治病而有前古相扶持之俗則生民隂受朝廷之賜而免不幸之死非王道之一端而太和之本歟全民之生莫切於此臣是以不敢侈言而夸説也

慕容彦逢奏曰臣伏見陛下若稽古訓自京師至州縣

各置居養所以聚鰥寡孤獨之人詔吉丁寧臣下遵奉道無䓫瘠咸有所歸發政施仁孰大於此臣竊以為鰥寡孤獨雖日困窮而至於被服禮義之化均太平之民臣居田野間江東溧陽縣以居養所見管屋宇隔截為八室用發政施仁必先四者為號使男女異處不相雜擾一方之民莫不悅服臣愚欲望聖慈特詔有司應州縣居養所並依前項體式隔截異室分處男女不惟子惠之澤洋溢中外而禮義之化不廢於困窮之民以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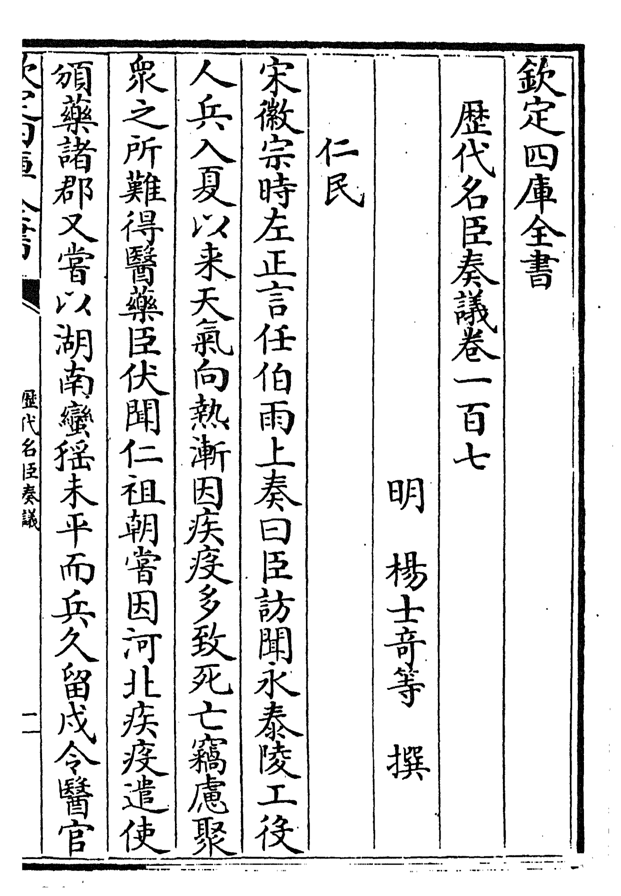
陛下愛民誠意

尚書右丞相梁燾上奏曰陛下必欲百姓無困窮之憂莫若賦斂寛平徭役輕簡豐稔和平則安養富庶之使常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至失所臣下有寛恤百姓之請者擇而行之臣下有掊斂百姓之説者一切罷之郡縣之吏別立舉法以隔私恩如知州通判知縣縣令皆用公舉而不得以恩例為請則多得實材可以分憂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謂政事必本於愛民官得人則善政行民悅而歸心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仁民

宋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訪聞永泰陵工役人兵入夏以来天氣向熱漸因疾疫多致死亡竊慮聚衆之所難得醫藥臣伏聞仁祖朝嘗因河北疾疫遣使頒藥諸郡又嘗以湖南蠻猺未平而兵久留戍令醫官

院定方和藥遣使給之祖宗愛民之意雖遠不忘而況近在京洛事干泰陵自今以後數月之間暑熱有加工役未已欲望陛下時遣中使須賜藥餌卹其勞苦問其飲食如此則人情欣悅沴氣必消赴功之人樂於盡力亦可以見陛下致厚於泰陵之意如以臣言為然只乞作聖意訪聞指揮施行

陳瓘乞遣使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奉行優恤德音奏狀曰臣伏覩七月初八日德音應河北京西路被水人戶

如可以優恤事件令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疾速條具奏聞臣竊謂朝廷恩宥徧及天下惟此兩路偏蒙優恤之恵者以逐路有水災故也今陜西河東自用兵之後加以凶歉公私匱竭人物凋獘甚於水災而德音優恤之文不及陜西河東臣竊以為不可至如條具優恤事件委之安撫監司此亦文具而已朝廷實恵未必及民也盖安撫監司被受恩音下於諸州州達於縣備禮施行循例報應文移往復動涉時月迨於條具奏聞

而優恤之民已塡溝壑久矣朝廷優恤之意非不急也而州縣行遣之敘悠悠如此豈非文具而已乎夫持文具以為優恤之政而欲使被災之民得復其所兹固難矣又況天下諸道三路為重均有耗傷而止恤其一未可以為平也臣謂平恤諸路莫如專遣兩使一往河北京西一往陜西河東如治平熙寧故事以安撫察訪為名以陛下初政作朝廷施恵之意達于諸道民之飢饉流亡愁苦疲怨之狀皆得以實入告自帥臣監司而下

慰其勞苦而劾其欺繆事有方急而宜緩法有未便而當改者皆得専達至於講究邊防熟圖利害事或干於機密而非詔之所能該者皆令面稟聖訓而奉行之如此則根本之地均被息澤人心感恱可召和氣以廣陛下前日所以特降德音之意謹録奏聞

貼黄神考嘗謂近臣曰昨来西師兵夫死傷者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死罪其責不輕令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朝廷不得不任其咎紹聖邊事兵夫死

傷之數倍增於昔今日朝廷安可以不任其咎雖頻推恩恵尚未足以慰陜西河東之民豈可置此兩路而獨恤河北京西乎

仁宗時河北路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言轉運使專掌金穀而不與兵戎之事然向被朝廷宻旨令熟圖本路利害隂為邊備令沿邊知州武臣不過使副通判乃常恭初入京官並得盡聞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臣非欲侵擾邊臣之權蓋調用

軍儲須量邊事之緩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處
事之當否請自今許本司與聞機事仁宗從之臣
謂承平已久北人可防熟圖本路利害陰為邊備
有備無患正今日所當留意也若遣使河北則此
事可以委之
仁宗時樞密副使吳奎言邊防武備宜選經畫之
士向雖有言者而採擇迷惑朝廷一時處置而未
暇講求今兵事已息正當審圖所宜以為永久之

計仁宗曰邊事正當以暇時講究乃詔凡所當議者著為條目面奏而行之臣謂朝廷幸於無事因循玩寇數十年矣今雖閒暇正是講究邊防之時也有備無患所宜留意若遣使河北顧以此委之也

臣所謂事有方急而宜緩者謂解池之役也法有未便而當改者謂鈔法之類也朝廷屢遣官相度修復解州鹽池迨今累年未有成績訪聞孟明

橋東張陽灤西興工開河日役夫二萬餘人又自雲鄉縣界東至沙池三十餘里凡二十料合用三十四萬餘人役一月畢方陝西用兵之後復於本路興此大役有思慮者皆知其不可也只此事自合遣使相度盖開本路近年以来鹽鈔之法極弊物價日增財用彌窘邊計所仰惟在解池勢未可以遽罷此役若先議鈔法令本路諸司分占歲額鹽鈔各於鈔面元價之外自取贏餘與民爭利積

日既久鈔價倍增商賈難通邊儲匱闕若嚴禁諸
司占留鈔依舊只依鈔面名人入中見錢粮草如
此則商賈復行邊計有備而解池之役因可少緩
利害纎悉難以只憑本路諸司之言必須遣使就
彼詢究然後可得利害之實也兼通行河北滄鹽
經制鐵錢利害皆所謂法有未便而當改者安可
以不遣使乎
欽宗靖康元年宣教郎臣張九幹上書曰臣聞立政造

事而不明乎治亂之原者未足以定天下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孔丘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軻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臣嘗參聖人之言然後知有國家者其安危存亡未始不繫乎民也廼者陛下即位之初敵騎長驅直抵城闕非常變故起自倉卒間本其馴致之禍夫豈一朝一夕所致哉向使海内富實邊用給饒甲兵餉糧種

種備設則敵騎何由而南牧也臣請為陛下歷陳之臣竊考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深厚規摹之宏遠垂二百年其防患甚深詒謀甚遠實過於三代中間不幸亂天下者始於王安石成於蔡京頗波末流乃有王黼輩此萬世不易之論也當安石初變舊章時如韓琦富弼司馬光之徒力爭新法以謂其患必在五十年後顧不驗哉且自宣和間論之王黼之用事也方臘作叛於東南腹心之地福建江淮數路受弊曾不旋踵開拓燕雲

調發免夫錢流毒遍於天下遂使盜起山東河朔而桑麻之沃野黍稷之膏腴先鞠為戰場矣外域之窺中原良有以也禍胎釁端誠不在外域今陛下欲靖四方一時之患莫先於征伐而征伐之謀屢奪於割地之議臣以是知未有為陛下思所以致寇而求自固於本本元無者譬猶常人失於衞生平日尫弱乃嬰四時不正之氣疾證在陰非吏闕元不足以起死然則陛下今日烏可不以邦本為急先務亟發善政以涵養天下哉舉所

為善政之能博施濟衆者無出於臣所論積欠推割支移折變等弊家至日見之也又況陛下恭儉之德聞於東宫者十年天下之人所以望於陛下甚厚當布惟新之令與天下更始用休息于斯民憲章祖宗再造區夏以成中興之業若不力去積欠推割支移折變等弊雖數赦無補也何則珠玉金貝雖曰可寳適飢寒之用則不若五穀布帛故稼穡織紝是為農功臣抑嘗見朝廷財賦大計責之省寺而省寺責之部使者部使者責之

州縣而州縣責之里正始能辦事是一日不可無野人也百姓果可使有不足哉陛下誠能聽臣下其所奏俾二三大臣參酌利害窮研隱瘼著為成書覽於乙夜出寬大之詔施厖鴻之澤不與常法同科德意丁寧毋怠毋忽天下之幸也臣抑又聞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恭惟陛下躬聖神武文之資君臨天下必也運四海於胷中俾恢然有餘地無使一夫不被其仁勿以金人之入方且用兵語及此則未遑

暇是孟軻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臣願陛下蚤夜以思負荷宗廟社稷之重適丁多事之秋非綏萬邦屢豐年恐亦未足以救寧禍亂保守三鎮則臣之策初若迂闊而足食足兵或有取焉幸陛下留神斷而行之冒黷冕旒臣無任昧死拜手稽首謹言

許翰乞加恩死事者疏曰臣伏見畿甸戎馬以來戰士僅仆居民流亡今兵既解所宜矜恤陛下聖慈哀痛元元比已詔降度牒名人掩骼埋胔然猶道塗暴露久未

盡藏恐傷士卒之鬬心亦損天地之和氣春晴薫蒸化為癘疫昔漢高祖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四方歸心焉此高祖所以取天下之道也不可不察又近累有雍丘尉氏等縣詣臺訴免和糴方戎馬蹂踐之餘復軍須饋運之後十室九空未有生理而官司遽復督責使之頭會箕斂非所以固邦本也矧惟畿邑拱衛都城祖宗加厚以待緩急今不鎮撫使之重困將散之四方則都城孤危臣愚願詔官司選忠良吏令分按田

野掩瘞遺骸又願陛下齊心垂良於清穆之中勑中外寺觀為死事者祈福所在厚恤其家以勸忠義之節於方來戒漕司非具見錢不得和糴於民勞来安集使之復業以貽太平之象而正再造之基

左司諫陳公輔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曰臣比緣奏對特蒙聖慈諭臣親自擢用之意令臣協心助成太平臣皇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展盡底藴以補報萬分之一然臣自媿學術智識皆不逮人但有樸忠

而已惟陛下憐之臣嘗詢諸朝士大夫皆謂今日國家兵革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以勝敵人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者必在於得民心陛下無以臣言為迂闊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民心烏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心者無他莫先乎有德而已葢易感者羣心難忘者盛德惟聖人躬行於上者既有感民之盛德故百姓欣戴

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與之因
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
所欲也虐政者民之所惡也君子者民之所欲也小人
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之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
焉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
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陛下養德東宫十有
餘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本乎生知愛民之誠未占有
孚動民之行不言而應盛德之至固足以感民心矣及

乎一旦即位遂取其政之善者畧施行之政之虐者畧除去之忠良之君子以次名用奸惡之小人以次竄殛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聖朝如重陰蔽天初見赫日如大暑執熱初濯清風豈有不得其心者故雖金人之兵圍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城百姓咸願固守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皆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於州縣之間人情帖然盜賊不敢乘間而起此何以致其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陛下誠能效大禹之克勤體

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以終之檢身不及從諫如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焉往而不歸哉然後與宰執大臣相與講明求其善政盡舉行之凡所謂虐政蠧國害民者除之惟恐不盡擇其君子盡名用之凡所謂小人蠧國害民者去之惟恐不至則所以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焉有不治中國既治則遠裔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功所以可圖也昔齊宣王畏諸侯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為

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間於齊楚孟子獨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孰謂陛下以一人之尊有天下之大尺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區區以敵人為畏哉臣願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矣

李光論百姓失業劄子曰臣聞堯舜在上天下無窮人文王之民無凍餒者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自古賢聖之君莫不貴農重穀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

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鮮矣仰惟陛下臨御海㝢躬修節儉以安百姓涵養生息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雨露之無不潤澤每發德音下明詔未嘗不以寬恤為先懷生之屬罔不欣戴可謂治極乎堯舜而恩深於文王好生之德浹肌膚而淪骨髓矣邇者朝廷稍務損益時政以適厥中而奉承之吏用意過當不復推廣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貪殘苛暴公肆掊斂百姓嗷嗷失業者衆監司守宰坐視流亡恬不加恤

强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徙乎溝壑是致輦轂之下匄者日滋號呼呻吟枕籍道路此陛下耳目所及至近而易察者然且壅隔而不盡聞況四方萬里之外乎深恐怨嗟之聲干戾陰陽聚為祲癘傷害和氣臣愚伏望陛下流寬大之澤抑煩苛之吏申勑諸路提舉常平官或間遣信使以巡撫四方延問民所疾苦蠲逋負省徭役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意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尚書右僕射李綱寬民力劄子曰臣伏以祖宗

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寛裕民力豐
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来興造既多用度浸廣於是
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敷
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
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寛
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
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
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斂

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為盜賊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禄廪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外加數以取於民如江東西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贓吏又因緣為奸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為養兵及官吏禄廪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

取犯者重寘於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於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與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寛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抛買無用之物皆宜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於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池深渺之間

善養民者臨之以寛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樞密院編修胡銓上奏曰臣聞梁襄王問孟軻天下烏乎定孟軻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前日下詔戒諸大帥毋得多殺聞者流涕皆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此誠合孟軻不嗜殺人之意然而武夫悍卒不能上體至仁皆務以暴易暴竊聞向者

軍兵有於路中掠人採取其心以祭鬼者往往而是只如太平州火災居民救死無路率皆登城以避而城上軍兵捽而殺之人至蹈火而死者三千餘人怨聲徹天監司郡守畏首畏尾不敢上言實孤陛下任使之意然當塗火厄已不可及至如掠人以祭其禍未已可勝寒心昔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春秋悼之以為襄公之不霸在此一舉況今軍兵殺人其害不止於鄫子乎臣愚欲望推明孟軻之説申戒諸軍嚴行禁止以廣陛

下不嗜殺之心庶幾德澤結人以定大亂冒瀆天聽臣無任戰汗

銓又上奏曰臣聞近日言事之臣多以迎二聖復兩宮勸陛下廣孝悌之道而陛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日夜焦勞痛憤靡巳思欲自將待邊以決一戰而不悔是以連年大舉深入敵窟曰吾必申吾孝悌之志而後巳然臣竊以謂聖人之孝與匹夫不同匹夫以區區奉顔色為孝聖人以安社稷為孝社稷誠安則二聖可還兩宮

可復陛下之孝無加焉如使社稷未安陛下未得高枕而卧尚何為孝乎臣嘗聞昔有老而患積聚者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聚之患終身之憂也其人信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醫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而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諸軍渡河是醫者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未必不利然終非萬全之道以陛下聖明相賢將勇往無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竊

見一二年來東南之民困於軍興前歲大旱人至相食
雖親父母手殺其子食之去年雖大豐熟比他歲所入
十倍然官斂其七八民存二三生理蕭然卒有水旱民
無一年之儲陛下所恃以為本兵之地者東南爾而民
力如此若興師不已不惟勞民必又重賦兵法曰興師
十萬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今雖給降官告度牒交子名
為糴本而民間不得一錢實為白奪州縣官吏又從而
因緣為奸官取其一已乾沒十九矣陛下試詢臺諫有

異臣言甘伏斧鉞臣愚欲望申戒天下官吏務為寛恤仍詔諸將養鋭持勝少息民力一二年間氣力全盛精神可以折衝則積聚之患可不下而愈也聖人之孝尚何以加於斯乎冒犯天聰臣無任戰汗之至

銓又上奏曰臣近自南方来經歴州縣不少頗聞民間利害其甚害者莫大於修城比年以来所至紛然調發鄉丁千百為輩方春田作捨耒耜而躬畚鍤怨聲嗷嗷而又科買塼木動至萬計率以軍興為名徙居民壊廬

室人少不從身死家破而令之守臣驟遷數易或半年即去或一年即去既知在任不久遂務急於徼功凡所營築急若星火但欲速成不責實效一經積雨隨即頹圮設有盜賊如何可憑況自來州軍自有牢城兵卒今皆散為奔走之隷而法外役民妨耕擾業陛下前日下詔遠慕黄帝以車為衞不狃於九重之安而冒霜露之苦務在息民故也遠方郡守不能上體陛下德意乃至勞民費財繕治亭障使其堅固可恃尚曰煩勞況其文

具實無補於備禦加又因緣驅迫役夫修葺廨舍崇飾觀臺民窮無訴遂為盜賊欲望詔天下州軍自今毋得大興力役或有城築必先計城廣狹每郡守一任之間修毋得過百丈須務堅固難毀其任内有或壞者重寘以法雖已去任必須追坐仍令逐路監司常切覺察敢相容隱者亦與同罪如此則不至大段擾民而每任所修雖少必固三兩任内城遂可全不惟民力稍蘇亦庶幾城池或可待暴非徒為文具而已臣愚淺識惟陛下

憐其過計

權吏部侍郎汪應辰轉對疏曰臣聞漢高祖入關蠲除苛法秋毫無犯秦民無不欲得高祖王秦者及其失職之蜀秦民無不恨者夫以秦民之心如此故高祖以崎嶇巴蜀之地還定三秦易於反掌既而戰滎陽京索間曠日持久至於發老弱以從軍計戶口以轉漕民無不從者卒以取天下臣以是知民心所歸其所係大矣自艱難以來中原之地陷於敵人而遺黎赤子懷戀有宋

歸戴陛下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彼雖壓之以戰則必勝之威刼之以犯則必誅之法宜其人服從於彼也而終莫之從我方保守和好其歸明者還之其欲来者卻之宜其人之絶望於我也而其望愈確嗚呼此豈可以偽為哉今者淮北之民更相擕持係踵而至殆無虛日如大川之水而强以人力障之一旦隄防潰決沛然東下彼固不能遏其去我亦不能禦其来也伏願陛下察斯民所以不忘國家如此其至密詔有司厚加撫卹使至

者有歸居者有養以不失其所以來歸之意則斯民心說誠服有殞無二惟陛下之所欲用者矣陸贄有言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茍不失人何憂乏用惟陛下留意幸甚

張浚議姑息狀曰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

事委棄安在其為仁也況兩宮未歸中原徯望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陛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為以惠天下臣請以死効力焉

直龍圖閣李光乞遣臺諫按察民病以應天災劄子曰臣猥蒙陛下召自藩方擢置近列職清事簡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當兹多事實愧素餐今者雖幸輪當轉對既非視朝例當按進則又無從瞻望清光臣輒不避僭

瀆之罪敢陳狂瞽之説臣聞人君繼天而為之子何所取法哉取法於天而已故天以金木水火土運於上謂之五行人君以貌言視聽思繼於下謂之五事堯舜之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箕子為武王陳洪範首言庶徵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葢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若影響之随猶桴鼓之應甚哉天心之仁愛人君也一有不至則出災異以譴告之故有道之君天必降鑒若政事差繆則日月有薄蝕之災

星辰有孛彗飛流之變五事失當則有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之變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葢人主之畏天猶人臣之畏法也恭惟陛下聖學日就聰明日躋庶政之間固無大戾但軍興之際不免科斂加以去歲諸路旱傷江西湖北民不堪命浙東百姓食犬豕之食如聞日来州縣促辦鹽課抵冒者衆囹圄充斥傷天地之和變陰陽之候自冬及春雨雪不已暖氣未效有傷麥苗此災異之大者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臣

聞自古創業中興之君必有所因而起故漢祖回關中光武回河内安集撫養使户口充實然後轉輸不匱卒成大業今六飛駐蹕東南行已十年江浙非陛下根本之地乎亦將因是而起矣然斯民流亡失其本業又天變如此乃無一人肯為陛下言之者臣非不知隂拱循默可以竊陛下之寵禄叨陛下之富貴然區區之心有不忍為者臣愚伏望聖慈於臺諫中選擇公忠諒直之士可以委心腹者按察諸路核實以聞如臣言不妄乞

詔三省措置施行庶幾消弭天災召来和氣以仰荅天心所以眷顧陛下之意實天下幸甚

光又乞按察諸路財賦劄子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成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兵興之際朝廷方議招納羣寇江淮湖湘之間以次招安人心悦附費用日廣所患者糧食不足爾今行在衛兵無慮數萬而邵清崔增李捧輩皆蜂屯蟻聚仰給於縣官所謂六路發運使者其拋科糴買不過二淅

十五六州軍民間積藏雖瓶儲缶蓄搜刷殆盡自二浙之外了不經營頻年以来江南諸路上供物料委為盜貲贓貪之吏乘時掻擾侵欺妄用恣為不法無復忌憚臣愚欲望聖慈速詔大臣更選清強通知財穀之人按行諸路見在已支簿歷拖照具實數上之朝廷仍乞檢會綱運舊法除逐州每歲合支用外其餘盡合發赴行在贍養衆軍内有沿江去處亦可那撥分遣就糧庶幾遠近均平用度給足少寛浙部疲瘵之民不勝幸甚

光又乞蠲二浙積欠劄子曰臣伏見近年以来敵人猖獗中原板蕩陛下駐蹕東南乘輿服御悉務減省而百司兵衆皆仰給於二浙加以今日營繕所須一毫以上皆出民力師旅饑饉之後斗米千錢民雖凋弊罔有怨詞深可憐憫臣愚伏望聖慈因令移蹕之後稍流寛大之澤以慰人心應二浙積負一切蠲除臣契勘臨安府九邑科配比他郡最為頻併其折變小麥為害尤甚及去年殘零稅賦見令轉運司責限催納其數至微欲望

特與釋放昨緣前知府孫覿將義倉米於正稅外更有折糙米二𣃁五勝倉場受納復增至一石又有鈔旁公吏乞覓不下一二千及每歲和買州縣既不曾支與價錢今聞本府每疋更令納見錢四百文足謂之縻費錢竊慮行之既久遂為永例諸縣因軍馬經由支過係省錢斛多不肯豁除坊場虧欠課利委非侵欺無緣補發而官吏欲假此搔擾時一舉行追呼捕逮謂之干照錢縣官無所從出止是剥民如斯苛細望悉蠲除庶幾小

民蒙被實惠仰副陛下勤卹民隱之意

左正言鄧肅上奏曰臣嘗謂巡狩之禮非偶然者春則省耕以補不足秋則省斂以助不給憂勤之心亹亹不已惟恐天下之疾苦不得以上達而九重仁政不得以下布耳崔駰南巡之頌嘗云班雲行之博惠散雨施於庶黎正為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巡睢陽雲行雨施之博當自此邦始使天下引領而望之曰徯我后后来其蘇如是則鑾輿所在孰非金城乎儻以軍興之際一日

二日萬幾若未暇恤焉則百姓將蹙額而相告矣傳之天下速於置郵萬一他有廵幸當有深可慮者臣竊聞夏四月陛下臨幸之初應天府下諸邑索供奉物至今有不還其直者臣實駭之兵火之後居民離散一得真主如獲再生州郡不能省此復取其膏脂而略不加恤誠忍人哉陛下不及知民間不得訴安於殘忍者又以為不足言此宋都之民所以至今未蒙實惠也且宋都陛下即位之地也民心憂樂天下將取則焉臣愚欲乞

陛下峻責當時供奉官吏不還其直者且令朝廷償之大牓諸邑俾仰體聖意庶幾四方相慶曰天子聖徳如此其廵幸所至又恤民如此民心一定陛下何往而不可哉昔者太王避狄事之以皮幣犬馬以至於棄土地真若不復振者卒能肇基王迹歴年八百其故何也葢當時去於岐山之下民之從之者如歸市民所不能捨則天亦不能違矣此邦之所以興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惟陛下察之

肅又上奏曰臣竊謂天下之大取諸一身足矣邊鄙有寇若病在四支民心有失若病在元氣凡四支之有疾未有不自元氣之乏者今欲治邊鄙其可輕失民心乎又況京畿近地所頼民力為切此尤不可失者也去年敵人猖獗再干我師京畿近地悉為戰場十口之家九遭屠戮間有脫者亦僅留餘息耳陛下已登九五之位逃民欣然如獲再生然後老弱相扶稍有歸者然昔日所居蕩為煨燼田野之間骸骨枏枕豈有餘力復為耕

耨之事乎今也京畿漕司尚循舊例日促秋租以為歲計甚矣謀臣之誤國也昔者周公之相成王必陳王業其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葢以謂于耜舉趾儻失其時則歲無秋矣且周正建子于耜舉趾之時在今為正二月之間也今年敵騎四月方遁不知正二月間京畿之民何在哉于耜舉趾既失其時今取其租曾不少恕民將如何天不能雨鬼不能輸臣知百姓將復遁矣若使京畿之民其心已失譬之元氣已不復陽四肢

有病其能愈乎此正醫國者所當慮也惟陛下審處之
章誼乞寛假力田之家禁止州縣邀索疏曰臣竊觀比
年以来敵騎侵陵盜賊猖熾編户逃亡人不粒食浙西
州軍鎮江為尤甚近聞鎮江府丹陽縣久無縣令又無
丞簿殘民之願歸業者有田而官不許種其願種者必
先計畝出金官給田帳列頃畝之數然後得施墾闢之
力於是貧困之家熟視已業而無貲自占田疇荒蕪坐
致殍踣非所以勸農工而安土著也朝廷未嘗有此禁

令州縣監司決不敢出此指揮此必猾胥貪吏為之也士民之避地於四方者迫於兵革盜賊之警而致飢寒流離之苦彼其懷土之思豈嘗一日而忘哉今歸視其常業郡縣必有所邀索而後就業則願歸者無幾矣臣願詔有司嚴行禁止凡荒殘之處田租力役一切蠲除聽民自擇膏腴極力種藝一二年間流移漸歸戶口益衆然後計其已耕之地稍定常賦之入蓋未晚也近者紹興德音固有牛租屋稅寬免指揮矣若蒙聖慈更於

力田之家特有寛假不勝幸甚

趙元鎮上奏曰臣竊見去歲之秋移蹕浙右嘗詔郎吏以上條具巡幸之宜凡有可以加惠遠方者莫不舉行之德至渥也今自温台復臨吳會所至郡邑悉經寇擾無聊憔悴之民欲赴訴於陛下者不啻赤子之投父母飢渴之丐飲食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陛下懐惻怛之心視茲困獘亦將衰其窮而副其所欲乎願詔有司嚴勅州縣應經殘破之家特蠲今年賦役差率等事及竹木

甎瓦米麪之類權與免稅使之營葺生理以漸復業起凋瘵之疾變愁嘆之聲因之弭奸宄以消無窮之患矣敵人長驅肆行殘殺陛下無力以救之固非得已凡茲優䘏之事力所可至者謂宜無惜至愚而神孰不欣戴是乃固邦本之術謀恢復之漸也幸陛下誠心至意果於必行要令蒙被實惠不徒為掛牆壁之空文斯為盡善事若緩而急者惟陛下加察

李石上奏曰天下事有繁有簡簡則易守繁則難悉且

九州四海之廣天子一身安能民民自治哉曷亦取其簡而易守者以爲治民之要則其繁而難悉者可剗致也今陛下執其簡且要者以分之於監司守令而民自治矣縣以千計州以百計一道以數十計陛下詔旨所以憂此民者豈但千條萬端吁亦繁矣監司守令三人者誠有一於此爲陛下分其甚繁之憂者誰乎且付之以憂民之柄則必擇其人而授之必欲擇其人則必親出陛下之權衡題品庶可無憾今縣令苟掛名選部者

皆可得之郡守則自京朝官以上茍積歲月者亦得之如監司則係之朝廷矣且以朝廷自選擇者不過數十則必自知其人之賢不肖至於州縣守令號為千百計能保其縣得卓魯州得龔黃人人為賢守令乎陛下既以民為憂又憂其所以治之者其亦勞矣不若以民寄之於守令守令寄之於監司自其簡者視之而寄陛下之憂則所以憂民者可以紓其半矣邇者陛下務於旌別俾監司舉材可為郡守縣令者是亦知所以擇守令

之一術至於監司則在朝廷矣誠能思其所以為要者執之於上則堯舜無為之治豈遠乎哉

石又上奏曰天下之利皆生於無所用旱之舟水之車此無用之利也夫有用者人知競而急趨之而無用者則不屑而棄之初不知無用乃有用之資沿邊不耕之田乃無用之利也今之江漢與巴漢乃昔之人所嘗屯兵其地取其不耕者耕之以為食為息兵靜重之計寬取民餽餉之勞國家知之置營田之官於其地蓋得之

矣恐言之未盡行行之而未盡至願陛下詔有司悉意出力而為之今有司所患者不過曰耒耜錢鎛之費耕耘芟築之人耳誠使有司稍借其費又蒐汰兵之老弱不任穿帶者募游手之閒民者雜耕於其地寛以歲月之力視其歲入之厚薄而為田官之殿最此誠裕民之一術也且治人之疾則必為之藥而蘄其愈也陛下既知民之疾取有司寛剩之財以裕之是知其疾而為之也疾未愈而藥不繼陛下將何以憂之乎然則營田者

亦裕民之一術也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奏乞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

曰臣竊惟方今國讎未雪連年用兵外有方張未滅之

敵內有乘間竊發之盜然而都城失守幾月陛下謙遜

未即大位奸偽僭亂之人竊居大寶天下內外遠近卒

無一人敢懷向背者祖宗德澤二百年蟠結在人至深

至固之效也臣始聞二聖北狩首移檄部內士庶兵民

喻以逆順推本國家根本靈長不拔之意使各堅守一

心以待陛下之命是時上下方洶洶臣言一出雖武夫悍卒婦人小兒無不感泣憤勵所在聚觀數百人更相傳告以死自誓臣以是占之知吾宋之有天下非特天命方永在人心者固不可得而易也陛下既嗣有大統赦令繼下其愛恤元元涵養撫存者無不備至可謂知所本矣應上供之數非祖宗舊制而過取於民者一切盡罷凡欠負之所當輸者不以貫佰名色皆使蠲除民知散利薄征陛下之誠意弛負已責陛下之仁心其歡

呼歸戴豈有已哉然臣嘗觀自昔良法行之無不在人使其人守之必先有以戒其漸古之言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去歲淵聖皇帝繼承之初深監前日政事科擾之弊而力去之其見於詔令者亦無所不盡然在位之臣不明大體未幾以國用窘匱乃開獻納金帛之令其後金人既迫城下倉卒召勤王兵慮調發不足又使得以借貸於民天下固知二令非出於淵聖皇帝然郡縣被受能推廣上德者無幾往往

皆挾中旨肆為誅求愚民慳靳安知公上之急謂之獻納者未有不科敷而得也此例一啟凡急而取於民者無不以獻納為名於是去冬及春有或課以等第或牽以貫頭有一邑而出三五萬緡者有一郡而出二十萬緡者至於再至於三不已問之則曰法固有之此出於軍須權宜而民所樂輸也豈其實哉借貸之令初慮官錢不足而勤王之兵不可緩故不得已命之以備萬一然且使償其歲租之半亦固未有遽取之也而所在不

問府藏之有無不論調度之多寡畏監司者恐其劾問為已誅者慮其後之迫期會而取辦𮫠經畫而仰成則惟民之求而已入有常數用無常限人得為市高下在手有上戶釋而下戶及者有此色薄而彼色厚者簿籍不足考券契不足憑所蠲之租所償之期尚安得而計哉臣耳聞目覩未嘗不為朝廷惜之以謂科率之禁雖嚴而掊刻者猶未戢搔擾之戒雖數而困苦者猶未蘇此雖有司之過然不幾作法於貪者歟昔漢武帝事匈

奴卜式願輸家財半佐邊公孫弘以為非人情不軌之民請勿許式後復以錢二十萬給河南太守徙民武帝名以為中郎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然卒不聞復有獻者古今人情大抵不相遠唐德宗討朱滔王武俊用韋都賓陳京請借商錢期得五百萬可以支半歲乃使趙贊行之約罷兵而償搜督既峻民有自經而死避窜相訴哭者長安為之罷市然纔得八十萬其後涇原兵亂大呼於市果假此以藉口既不足濟所乏徒以失民

得不償失今陛下以聖德啓中興武帝德宗之事固萬無有然二令未除慢吏庸人終得以並縁為奸以濟其私百姓何知但見前日之習尚在必將疑陛下之詔以為虛文而奸猾亂民之徒或得因以扇惑其黨則所害為不細伏望聖慈特命有司明示詔旨以前二令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自今無得復用凡州縣斂於民而稱情願託軍期而輒借貸者皆重坐之使遠近之民感恩懷德皆能深信而不疑則捍患扶傾必有見危而思奮盂

子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正今日之
先務狂愚冐犯臣不勝皇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
夢得又奏乞放免嚴衢州諸縣夏稅等狀曰勘會近為
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作過本州淳安壽昌兩縣及
衢州常山等縣皆相連接境自去冬至今諸縣保甲把
隘防守暴露實為勞苦方春農蠶是時不無廢其作業
嘗具奏請欲候事平特與蠲免夏秋二稅及和買未奉
指揮今來倪從慶等已出就降據統領官朝奉郎詹大

和條具到應燒刼被害之家與把隘地分人户量地里遠近緊慢隨鄉村優重勞佚分為等第參酌合行蠲免分數下項須至奏聞者一應係燒刼被害之家逐户下更不分等第一等户與免一年夏秋二税和買一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户並與免一年夏秋二税及全免和買身丁一應把隘地分逐户以緊慢分四等第一等户免夏税三分第二等户免夏税四分第三等第四等户免夏税六分第五等户全免夏秋二税并今年身丁

客户同已上各免和買五分第二等第一等户免夏税二分第二等户免夏税三分第三等第四等户免夏税五分第五等户免夏税并今年身丁客户同已上各免和買四分第三等第一等户免夏税一分半第二等户免夏税二分半第三等第四等户免夏税四分第五等户免夏税并今年身丁客户同已上各免和買三分第四等第一等户免夏税一分第二等第三等户免夏税一分半第四第五等户各免今年身丁客户同已上各

免和買二分右臣契勘浙部自嚴州以東山洞最為深險兇頑之民恃以竊發昨方臘作過陷没六州二十七縣殺戮蹂踐官吏生靈被害不貲至煩朝廷遣發西兵數十萬方能撲滅今来俛從慶結謀實欲放效方臘仍乘州縣起發勤王弓兵之後所在空虛其勢猖獗比方臘尤易幸縁把截防托不敢奔迸出洞及幾察在外奸細之人無所附從因此窮蹙請降保全一方實兩州諸縣保甲之力若無所優恤無以激勸後来恭惟皇帝陛

下紹休聖緒恢復大業方欲盡除天下蠹獘還之太平使懐生之類無一物不得其所則於此毫末之微必預含覆之賜欲望聖慈詳酌許令依所條具等第特賜蠲免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

聞

武義大夫曹勛上保民書曰臣拳拳之忠既顧陛下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仰惟陛下嚴恭寅畏昭事恪謹發自淵衷光於聖德躬行有餘矣其見於立政立事與

三二大臣同心以明畏天之事者臣願以保民為先臣聞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視民如傷是其福也福者天之所錫國之將興賴天命爾必視民如傷然後為福是以自昔聖人所言天也人君也民也未嘗不連屬而為辭蓋人君者天之所命而民者天之所親也後世為治者每離而三之所以下不為民所懷下不為民所懷則上不為天所福此理豈不昭然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保民之事雖堯舜猶以為難也臣伏覩咸平中澶淵之役可謂大得志矣當時若從諸將言何所不可真宗皇帝不為也遣曹利用出使結好交幣行千萬世息民之䇿其形於言曰我為憂民切戒車暫省方聖意安在哉慶歷中北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必欲得關南故地乃止可謂輕侮中國矣以當時事力豈不能快意於一戰仁宗皇帝不為也命富弼報聘增幣結約尋前盟而固之其形於言曰朕為兩朝赤子故

屈已增幣以圖寧息聖意安在哉二祖之意蓋不欲逞一時之志而啓後日之禍保民之大恵也天佑祖宗保民之盛德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顧不在此乎宣和海上之約使謀出於彼在我當曰契丹吾兄弟之國祖宗兼愛南北之民通好結和載書具焉天地鬼神是臨契丹之患我當救之而反共圖之天地鬼神謂何彼聞此言臣知其縮頸而走也儻先自我謀則又何説歟天佑祖宗保民之德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今在陛下

諒陛下必能畏天必能保民必能承祖宗積累之基又能光大久遠於其後也又畀陛下為先帝雪恥於天也亦祖宗與先帝在天之靈所以深望於陛下者也遺大投艱在陛下豈不重乎保民之事陛下可不勤乎河南之復一予一奪終歲而已亦天將以觀陛下保民之力也臣料是時謀臣必有獻言者將因河南之復大舉而取東北又欲深入以雪大恥陛下固未入其言使謀之者不已一旦聖意從之則兵端禍本創立自我天意若

曰斯民也針石磔膊於前日非得已也摩拊吹噓曽未幾時而更創為兵端禍本生靈餘幾忍戕之乎兵連禍結又當何時而定乎天亦駭之也故復以河南予敵不予不息也不息不能保民也天意豈不明哉天佑祖宗保民之徳如此所以報宣和之舉如此既予陛下以河南復奪之其速如此皆以保民也陛下頃者宸心獨斷屈已通和以圖休息得祖宗保民之意也今又與同心大臣審定國是以應天定之心皆行保民之大恵臣猶

以保民為言者聖人以一夫不獲為辜君子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為媿恥保民之事不當存其大而略其細有其心而無其實徳今也田疇之不墾闢户口之不滋益商人販賈之不通工人用器之不廣逃移溝壑之不免愁嘆嗟怨之不除以是為保民可乎陛下寛恤戒告詔㫖屢下掛牆壁詠無用之空文銜命令加出使之重擾譬猶雨露自天而降中間為物所隔潤澤不及於地陛下存其大而臣下不能行其細陛下有其心而臣下

不能施其實德臣所以有言也夫生民之休戚在人材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薄厚陛下前此東西巡幸未有定都和戰攻守未有定計應敵不暇不能以自全自全不暇未能以有立之時也是以人材隨所舉而用政事循一切之宜綱紀聽其所分風俗任其所尚保民之事若有所未暇天之責於人者輕也今天下已定自全之時也有立之時也天之責於人者必周也臣仰窺天意下詳民瘼恭望陛下一眂同仁於此

時至切也陛下所當留神羣臣所當竭力無出於此愚臣於此所當盡言也伏惟聖慈加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王元渤論保民疏曰臣聞保民之道無他去其害民者而已矣方今害民之大者有三一曰横賦二曰力役三曰貪吏朝廷固已戒横賦矣然而起横賦之端者莫急於軍無定所朝廷固嘗省力役矣然而重力役之弊者莫大於興作不時朝廷固已懲貪吏矣然而長貪吏之原莫甚於好惡不明且以近事言之劉光世保江州移

之鎮江韓世忠保鎮江移之行在張俊衛行在遣之浙部師行所過縣邑為空官廩不支自須橫賦橫賦之弊未去臣恐保民未有道也州郡傷殘人民凋弊為官吏者或增修城壘或繕治甲兵初無堅守之謀徒飾貪功之說强寇一至委而去之向者民力又復一空臣非謂此不當為也蓋當因時之為寛民之力若能頻施惠愛厚結民心則粗耰可以擊賊畫地可以固守如其不然但求文具則貪功之人必興力役力役之政未節臣恐

保民未有道也縣邑之所視者州郡也州郡之所視者監司也監司之害莫大於好貨監司好貨則廹脅州郡郡吏好貨則求請縣邑邑吏好貨則誅剥鄉村推原所自蓋緣好惡未明朝廷非不好廉吏也而廉吏或未擢非不惡貪吏也而貪吏或器使如此未至耳若於臨事之日常知戒此三者則保民之道庶幾其可求焉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疏曰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固邦本為急而尤欲撫綏固

結之於動揺疑貳之時我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
戹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繇四海民心戴宋惟舊陛下即
位於今三紀深仁厚澤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邇年以来
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為國斂怨民心稍離一曰不宣詔
條二曰不卹刑獄三曰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
覩比年寛卹之詔屢下然而實恵未孚於民皆繇州縣
不能奉行之弊昔人謂徒掛牆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
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略

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況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刑獄臣伏覩陛下慎刑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加然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胥吏為耳目怠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強者劫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寃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

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昔之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横費已歸於蠹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嗷呼隳突雞犬不寧而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為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

術州縣騷然至有鬻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供筋角之輸斬山林以為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柵吏緣為奸民情大擾苟不有以安恤之竊恐民逃其土散為盜賊矣況今敵人外侮國威不振人心揺動正宜撫綏固結時也臣願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惻怛之詔勤卹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害民者必罰無赦仍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黎元為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罔不感泣人心既悅寧患天意

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侍御史中丞許景衡奏乞寬卹東南疏曰臣竊見三路及京東西州縣或為盜賊侵擾或為金人殘破戶口減耗賦入無幾今朝廷經費彌廣軍須亦復不貲當悉仰於東南但東南之民比緣府庫匱乏橫斂頻煩官吏貪殘誅剥尤甚今来若非盡革舊弊復加存卹則必破產流亡或盜賊羣起意外驚擾則無復耕桑之民以應公上所須矣豈不誤朝廷之大計哉前日赦令德音寬大

而斯民未被恵澤選易守臣增置尚未就緒今來已是秋深所宜早見辦集臣愚伏望睿明深念國家計用之根本加恵東南之元元應赦書所罷後來上供拋買及違法租賦之類並仰有司疾速報應結絶使實恵及民申戒監司郡守按刻奸贓寛其徭役使得安居盡力耕織以供常賦仍乞特降指揮督責守禦之備限在日近了當凡東南諸路監司郡守尚有闕員去處並乞精加選擇限日赴官其沿江近邊控扼處縣令巡檢縣尉見

闕未曾注差去處並乞令監司守臣公共選擇差辟及見任人内有不可倚仗者亦乞令選擇逐急對移務在盡公不得偏徇其被移人仍不理為過犯庶使儲糧練卒各務防守如此則東南可以無虞而朝廷之財用可以無匱乏之憂矣

知平江府張守上奏曰臣聞國之有民猶魚之有水火之有膏木之有根人之有元氣水深則魚樂膏沃則火明根固則木蕃元氣盛則民人安蓋民惟邦本古之誼

也艱難以來歲幸屢豐賦入有常用度僅給葢以陛下愛民如子别無横斂民不至於困乏今年諸路亢旱榖貴人饑惟浙右數州之地為稔故糴數萃於數州無慮百餘萬斛而又被旱州郡連艘以取給公私逋負乘時而責償雖號豐登民實困乏逃移猥多州縣固不易辦矣然軍食所資不得已也民知其不得已其敢有辭州縣亦思竭力促辦而不敢後也然此數州之地屏蔽行朝供應軍須前後不一臣愚伏望睿慈特降明詔令歲

浙西糴買之外不得更有科敷庶幾一方少獲休息使
數州之民不以豐年為不幸仰副陛下仁民之意
守知紹興府上奏曰臣伏見陛下憫恤元元至誠惻怛
前日稽違詔書之吏痛加懲創德音昭宣遠近孚信令
蒙聖慈不以臣為不才使承之鎮東必思蠲除民瘼以
承休德臣頃筮仕會稽近又扈蹕久居亦嘗詢究一方
利病所在其利害之細者皆不足言而大者惟和買一
事民被毒為甚然和買之害固已久軫聖懷亦嘗兩次

裁減矣諸路之所同也至於本錢稽違而支散不足紬直翔貴而輸納亦艱亦諸路之所同也惟會稽民貧一歲和買十七萬餘匹得數太多至今苦之以家業錢計之鄉村人戶率二十千當輸一匹詢之他州未有如是之重也夫以一家之業纔二十千一紬之直當四之一輸納費用又復一兩千殆及三分家業之一矣蓋二十千之家必庸販以自資然後能餬口而縣官於賦稅之外歲取其三之一恐非仁聖之朝所宜有也欲望睿斷

将紹興府和買量賜蠲減設或不足於用則臣僚衣賜量行裁損亦未為害庶幾仰稱陛下仁民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